

# 日本推理名作选

【日】横濱有潤香 小洒井不木著 施金英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岩泪香 小洒井不木著 施金英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小洒井不木卷





——

白  
黑  
里  
岩  
泪  
香  
小  
酒  
井  
不  
木  
著  
施  
金  
英  
译  
吉  
林  
出  
版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日本推理名作选

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189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推理名作选·黑岩泪香、小酒并不木卷 / (日)  
黑岩泪香, (日) 小酒并不木著; 施金英译. —长春: 吉  
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7  
(日本推理名人堂)  
ISBN 978-7-5463-0228-7

I. 日… II. ①黑…②小…③施… III. 推理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4173号

书 名：日本推理名作选·黑岩泪香、小酒并不木卷  
著 者：[日]黑岩泪香、小酒并不木  
译 者：施金英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 划 编辑：张晓辉  
责 任 编辑：杨 洋 顾学云  
装 帧 设计：王 哲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7.625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228-7  
定 价：19.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 目录

黑石泪香卷

血 惨  
凄 慘  
书 1  
— 51 —

黑  
岩  
泪  
香  
卷





## 上篇（疑团）

今年七月五日清晨，在日本筑地海军原附近河流当中发现了一具浮尸，死状凄惨，翌日各大城市皆争相报道这则惨无人寰的社会新闻。

### 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尸

昨日清晨六时左右，在筑地三丁目的河流里发现年约三十四五岁的男尸一具。尸身遍布刀伤、撕裂伤以及无数殴痕；同时，在男尸背部也有多数被殴打的淤伤、刀伤，而且伤口极深。尸体头部有一处疑似被钝物击中的伤口，深约二寸余；在头骨部位有两处碎裂，脑浆四溢，死状惨不忍睹，依据法医相验判断死者遇害时间约于凌晨二三时



左右。由于死者除了身上所穿暗褐色直条纹单衣之外，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可供警方判断死者生前所从事的职业，因此，当地警署分析很可能是凶手为防事迹败露，已经将证据湮灭。目前警方已经积极侦查此案：包括调查被害者身份、追查凶手以及行凶地点，并且查明凶手行凶动机。

(以上消息转载自某报新闻报道)

根据当地警方调查后分析，尸体系由河川上游漂流而下，死者并非生前落水，而是在遇害之后被凶嫌推入河中。并且由河岸四周无任何血迹残留之情形来推断，凶手极有可能是在行凶之后将死者弃尸河中；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尸体运送途中，由于中途发生某些突发状况，不得不将全身沾满血迹的尸体暂时弃置；由以上诸多假设，可以推断出河岸并非命案的第一现场。

这具无名尸命案由于线索全无，整个案情陷入胶着。目前又适逢炎热的七月天，当时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像先进国家（如法国巴黎）设有殡葬所等可供保存尸体的机构，情非得已，当地市政机关只好发布公告，将此具无名尸体视为溺毙案件来

处理：

溺毙男尸年约三十至四十岁，于明治二十二年七月五日被发现漂流至区内筑地三丁目十五番地前之河川当中。

长相特征：长脸、小嘴、浓眉大眼、耳朵大小适中、左脸颊有一颗黑痣、头发披散下来没有梳整、身高约五尺三寸左右、胖瘦适中。

伤痕情形：尸身伤痕遍布。其中较大的伤痕在眉心一处、背部两处刀伤；此外，尸体左手有三处疑似因被殴打而发生肿胀的情形。死者头部正中心有一处极大的伤口，在这个伤口周围还有无数的擦伤；咽喉部位也有因被抓伤而导致溃烂的痕迹。

衣着特征：男尸身穿直条纹单衣、饰有中国式盘扣的短褂、博多腰带、贴身内衣、兜裆布、白袜套、矮木屐。

随身物件：没有。

知情者请提供线索。

明治二十二年七月六日

(以上数据摘录自某报刊报道)



社会上发生过的杀人事件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次发生的杀人案件惨绝人寰、而且毫无线索可循，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嗑牙题材；可是在这些大都会当中，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无奇不有，不消一顿饭食的光景，这件曾经喧腾一时的社会新闻又会马上被另外一件更新鲜的谈话题材所取代；唯独无法随着舆论沉浮的是当地警察机关的刑事干员，他们在命案消息曝光之后，紧接着而来的烦恼是如何加快查案脚步，让案情水落石出。

刑事巡佐，也就是俗称之侦探，是世界上最百无禁忌、最风光的行业。为了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这些人不惜想尽办法和各色人等套交情，以便找到可以破案的秘辛及线索。所谓面如菩萨、心如夜叉，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人吧！他们的工作守则是，为了找出任何与案情有关的蛛丝马迹，不惜想尽办法去偷看、偷听，不管对方是好人或坏人都会先被他们贴上有嫌疑的标签，然后再拼命地寻找他们事先所设定的猎物——小偷、凶手，或是叛贼——倘若嫌犯终于一一落网了，又是侦探生涯中漂亮的一项纪录。不管这门行业多么被人们唾弃；有句话说得好：“杀身以成仁。”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呀！

五号清晨左右，当地警察署的刑事巡查所来了两位侦探。

其中有一位名叫谷间田，年约四十岁左右，是个脸上随时挂着笑容、身材肥短的圆脸胖子——他是个对上司笑容可掬、对下属不假辞色的人，总而言之，他是个势利眼的人，脸上的笑容会针对不同的人做调整；另外一个人是谷间田的下属，年约二十五六岁，是个圆滑机敏带有书卷气的年轻人，名叫大工鞆。这个年轻人平日喜欢身穿系着博多角带的深蓝色单衣、习惯将短褂脱下之后挂在茶室的客厅的衣帽架上。个性随和，无论是达官显要或是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他的座上佳宾。

大鞆抬头望着桌子对面的谷间田说：“到底是谁下的毒手呢？为何连一点儿线索也没有？真令人伤脑筋哟！”

谷间田以惯有的表情回答：“什么叫做一点儿线索也没有？那是你自个儿不长眼睛哪！为什么不到东京去调查看看哪一户人家有失踪人口，或者是干脆借来户籍册子，逐一清查人口，不就一目了然了嘛。我说大鞆呀，这是你第一次接下案子，而且又是这么棘手，小心办案哟，否则包准你吃不了兜着走。”

大鞆：“属下知道了，要不厌其烦地将各种线索逐一抽丝剥茧。不过，现在可是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呀！对了，依您认为，什么才是线索呢？”

谷间田：“任何事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线索。第



◎◎◎

一、男尸的长脸特征就是一个线索；脸颊左边有一颗痣，也是一个线索，背部的伤痕也是线索：首先，如果判定伤口是被尖锐刀器所伤的话，那么就开始锁定追踪持有这类刀器的人。你不是平常就喜欢看一些法国的侦探小说或是英国的推理书籍之类的洋书吗？我倒是建议你就把平常书里所写的那些理论拿出来做个比较。”

大鞆心里虽然早已有这样的打算，可是，听完谷间田的意见之后强忍笑意，故意抓抓头说：“您说的话很有道理，可是书里的理论和实际的情形多少有些不一样。小说里的情节多半会描述凶手留下脚印或是有凶器遗落在现场，这些线索就往往可以提供办案时的参考。可是这次所发生的这桩命案连死者的身份都无从查证，真叫人伤透脑筋。”

谷间田：“如果有任何线索，在报告长官之前要先向我通报。尤其你是个新手，在报告之前为了避免机密走漏，记得要先关紧门户。”

大鞆：“多谢长官提醒，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谷间田拿起桌上的蒲扇轻轻扇了几下，压低声音说：“你先说说自己对这件命案的真正想法。”

大鞆：“从死者身无长物的情形看来，想必死者与凶嫌之间

一定积存着很深的怨恨吧。根据法国的侦探秘籍分析，我认为凶嫌犯罪的动机多少都和女人有关吧？”

谷间田：“这个嘛……在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物品，很显然地，这是凶手为了怕事迹败露故意将所有的证据湮没。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背部有着被尖刀所刺的伤痕、头部有着被棍棒重击的伤口、同时身上又有多处抓伤的痕迹？”

大鞠：“的确是如此。”

谷间田：“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尸体头上的血迹清洗干净之后，发现在头部有一个被粗大的锥子重击而凹陷下去的伤口，你注意到了吗？”

大鞠：“当然啰，看起来约有二寸深嘛！”

谷间田：“你有没有想过这是被什么凶器所造成的呢？”

大鞠：“这个我倒是没想过。”

谷间田：“不懂的话就乖乖听我说吧！我认为这是铁制的头簪之类造成的。”

大鞠不假思索就笑了出来：“跟女人有关？”

谷间田：“因为是头簪嘛，所以当然和女人有关啰！即使不是女人亲自动手，凶手也可以在命案现场顺势拔下身旁女人的头簪动手行凶。懂吗？”

大鞠：“可是头簪通常都是两只脚的呀，所以死者被头簪刺入之后，头上应该要有两个伤口才对呀！”

谷间田：“你还真是笨哪！你想想看，要把死者头部刺出一个二寸深的伤口，可得使出多大的力道呀？当凶手握着头簪猛力刺向死者的时候，头簪的两只脚被凶手紧握在手里，当然就很自然地合成一只脚啰。”

大鞠：“即便是合成一只脚，伤口也应该是呈长条状才对呀。死者头上的伤口非常圆，仔细一瞧，我觉得应该是头簪以外的凶器所造成的才对。”

谷间田听完之后，似笑非笑地说：“你能注意到这一点，可就让我放心多了。其实，我刚才那样说，只是想试一试你的反应能力罢了。”

大鞠听完心里却想着？“神气什么劲儿嘛，说什么借机考考我的反应，少骗人了。”收起笑容，大鞠问谷间田：“依您所见，请问死者到底是被什么样子的凶器所杀害的呢？”

谷间田：“这个嘛，我现在也不敢妄下断语。你先安静下来听我分析，从尸体上的各种伤痕来看，并不是只有一人所为，凶手应该有好几个才对。”

大鞠：“原来如此。”

谷间田：“只不过我们必须先厘清凶手到底有几人，如果是  
一伙人一齐下毒手的话，一定不是在大街上行凶。”

大鞆：“这话怎说？”

谷间田：“别抢话呀，先听我讲完嘛！”

大鞆：“又得先听你说呀？”

谷间田：“听着。如果是在大街上的话，在追逐的时候一定  
会惊动附近的住户，同时也会引来警方的注意。”

大鞆：“如果地点是在郊外呢？”

谷间田：“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是郊外的话，只有日  
比野或者是海军原两个地点而已。凶手要将尸体从日比谷运到  
河岸似乎不太可能；至于海军原嘛，因为是管制区无法随意进  
入，所以也不可能行凶地点。再者，我调查过很多地点，判  
断凶手也不可能在相距遥远的地镇之外行凶，然后再运送到筑  
地三丁目的河岸弃尸。”

大鞆：“照你的说法，行凶地点就在家里吗？”

谷间田：“对啦，行凶地点就在家里，准没错。”

大鞆：“可是，如果地点是在家里的话，同样会惊动邻  
居呀？”

谷间田：“有这种想法，证明你果真是个外行人哪！虽说如果



凶手在家中行凶的话一定会引起邻居的注意，可是如果邻居醒来之后，只是当做平日的普通争吵而已，就也不会大惊小怪了。”

大鞠：“这么说来，这是个经常发生争吵的家庭哪！”

谷间田：“有些家庭平日就不和睦，经常一大家子吵成一团，像在这样的家庭里即便发生命案，邻居们被吵醒了大概也察觉不出发生啥事吧？”

大鞠：“结论是：这种经常有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吵架的家庭到底在哪里呀？”

谷间田：“你这个门外汉，还是自己先用点儿脑筋想想吧！”

大鞠：“我再怎么想也想不通哪！”

谷间田：“身为刑事巡查如果连这么一丁点儿小问题都想不到的话，可真糟糕呀！”

大鞠：“我想到了，赌场？对了，多佛，你知道多佛吗？就是在英法两国之间的多佛海峡？”

谷间田：“真伤脑筋，别开我玩笑啦，赌场就是赌博的地方嘛。”

大鞠：“对啦，赌场就是赌博的地方，就在赌场发生斗殴事件。”

谷间田：“我推测死者是赌场常客，因为在赌场和别人起争

执，在一场混乱当中被杀害身亡。通常赌客除了钱包之外，不太可能会携带别的物品进入赌场。死者在发生事端的当时，立刻就将放在赌桌上的银钱揣入怀里，不料在混乱当中，死者因为寡不敌众被杀害后，身上的金钱还被其他赌徒洗劫一空。”

大鞆稍微想了一下，“这种推断是不错啦，不过呢，我认为还是像归纳法所说的，这只不过是个假设，还是得做证据实验呢！”

谷间田：“瞧你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自己一副乳臭未干的模样，还想批评别人。”

大鞆：“可是你刚刚只是凭死者身上的多处伤痕来作为推论的依据。我认为你只是从死者身上的许多伤口来做判断，可是就没想到除了伤口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像赌场之类的线索。你知不知在花花世界还有像赌场这样的地方哪。”

谷间田：“谁说我没想过呀！你到筑地去看看就知道了。在筑地有几间中国人所经营的赌场，他们同时也经营专供赌客住宿的客栈。里面的赌客以日本人居多，中国人就借聚赌抽头来营利。”

大鞆：“这些赌客赌牌时的服装可考究的呢，像是腰间系上博多带子，然后再披上外褂之类的……”